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歷史書寫、社群身分與陰性暢感—探討東妮·莫莉森的小說
《樂園》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1-H-216-001-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中華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蔡佳瑾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95年10月13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歷史書寫、社群身分與陰性暢感：
探討莫莉森的小說《樂園》

NSC 94-2411-H-216-001

主持人：蔡佳瑾（中華大學 外文系 副教授）

一. 中英文摘要

中文摘要

東妮·莫莉森的小說《摯愛》(*Beloved*)、《爵士樂》(*Jazz*) 和《樂園》(*Paradise*) 被視為歷史三部曲，三部小說均處理歷史記憶的問題，其中《樂園》尤其關注黑人建立社群身份與歷史書寫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排他性。《樂園》書名所影射的烏托邦乃是建立在以膚色血統的純粹性和十五個主要家族的集體記憶之上，以此為基礎的歷史書寫成爲一種父權種族主義意識形態論述，維繫並穩固社群身分認同。

有鑒於本部作品中黑人社群的歷史記憶與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之間糾結的關係，本研究援引齊傑克(*Žižek*)、薩蕾柯(*Salecl*)與史塔拉卡其思(*Stavrakakis*)等拉岡精神分析學派學者對意識形態的看法，將意識形態視為抵擋真實(*the real*)的幻象建構物(*fantasy-construction*)，並將該社群的歷史書寫視為支撐社會符號文本(*socio-symbolic text*)的意識形態，提供主體身分認同所需要的扣結(*point de caption*)；璐比(*Ruby*)這個社群的集體記憶所形成的歷史書寫無異於一種意識形態論述，具有所有社會幻象(*social fantasy*)的兩面性—「烏托邦式」的幻象與「被害妄想式」的幻象(*paranoiac fantasy*)；前者令主體誤以為完滿的社會是可能存在的，而後者則是爲此理想社會的失敗以歸咎他人的方式提出解說。

「被害妄想式」的幻象使主體心理上的空缺得以置換(*displace*)至某一大對體(*the Other*)上，在法西斯式的意識型態論述中，此大對體被認為竊取不當的暢感(*jouissance, enjoyment*)，成爲代罪羔羊的角色，在小說中，此角色由在地理上與意識型態論述上被璐比鎮民邊緣化與污名化的修道院女人們(*the Convent women*)擔綱。緣此，本研究也援引精神分析學派對社會幻象的看法，探討這個社群在此幻象中五個外來的女人如何被賦予概念上竊取暢感的大對體(*the conceptual enjoying Other*)的角色，成爲父權社會幻象中的紅顏禍水(*femme fatale*)，

既威脅這個社群的男性身分也彰顯潛藏在社會幻象底下的內在矛盾 (antagonism)。本研究結果指出，任何以種族主義為基調的意識形態論述所構成的社群認同免不了要以某一大對體為代罪羔羊，以維持此一認同的穩定性，而在此情況之下，歷史書寫往往淪為一種意識形態論述，這正是莫莉森所批判的。

關鍵字：創傷、歷史書寫、社群認同、陰性暢感、意識形態、社會幻象

英文摘要

Even though Toni Morrison's historical trilogy, namely *Beloved*, *Jazz* and *Paradise*, explores issues such as African Americans' history and identity. The last one of the trilogy, i.e. the one this research deals with, especially scrutinizes the exclusiveness that historiography and the formation of communal identity may generate. The title of this novel, "paradise," insinuates utopia, but it turns out that this "utopian" community is established upon a patriarchal racist ideology serving to stabilize communal identity by accentuating racial purity, and the "official" historiography is the version of collective memories endorsed by the major families that founded the community. Hence, the historiography formed by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of the inhabitants in Ruby, an all-black town, is none other than an ideological discourse, which sustains the Ruby communal identity.

In view of the novel's representation of the intertwining connection between historiography and racist ideology, this study will resort to the Lacanian theorists who apply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to ideological critique, like Žižek, Salecl and Stavrakakis, and will thereby regard ideology as a "fantasy-construction" that configures social reality while veiling the real. This research aims to scrutinize how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all-black town becomes an ideological discourse that sustains the socio-symbolic text and offers the *point de caption* necessary for communal identity. The ideological narratives of the town contains the duality of every social fantasy—the utopian, beatific fantasy and the paranoid one; the former causes the subject to "misrecognize" that society as a Corporate Body is possible, while the latter rationalizes the failure of such a society by scapegoating the Other.

The paranoid fantasy enables the subject to displace its psychic lack onto a certain Other, who in a fascist ideological narrative is conceptualized as the one who steals jouissance; in this novel, it is the Convent women who are fantasized as this conceptualized Other. This research, therefore, finds recourse with the Lacanian view of social fantasy to explore why and how the Convent women are endowed with the role of enjoying Other and stages as *femme fatale*, who lays bare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 male identity along with the innate antagonism underneath the patriarchal social

fantasy.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any communal identity constituted by ideological narratives accentuating racial purity would inevitably scapegoat the Other as the embezzler of *jouissance*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of this identity; under this circumstance,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is community would turn out to be a kind of ideological discourse, and this is what Morrison intends to critique in this work.

Keywords: trauma, historiography, communal identity, feminine *jouissance*, ideology, social fantasy.

二. 緣由與目的

非裔美籍作家東妮·莫莉森(Toni Morrison)的作品無一例外地關切美國非裔族群的歷史傷痕與族群認同等問題，創傷與記憶往往是作品的重要題材，依其迂迴斷裂的敘述方式呈現出一種另類的歷史書寫；她的三本小說《摯愛》(*Beloved*) (1987)、《爵士樂》(*Jazz*) (1992)和《樂園》(*Paradise*) (1998)更是被作者本人與一些評論者視為三部曲，¹ 主要原因在於此三者均顯現作者對於未被納入歷史書寫(historiography)的黑人歷史創傷的高度關注。莫氏曾在與戴維思的訪談中表示，官方歷史有著太多扭曲與渾沌不明的敘述，在當中，黑人的存在往往被消弭(Davis 413)。在這三部曲中，莫氏即表達了她對黑人不同階段的歷史經驗的關懷。《摯愛》一書即在描述黑奴個人受凌虐的創傷記憶以及死於中央航線六千多萬黑奴不被記取的集體創傷，這些不被記取又無法真正忘卻的創傷事件在書中透過幽魂(摯愛)與所謂的「重憶」(rememory)再度呈現，並進而得取某種程度的醫治與救贖；《爵士樂》則是以二零年代爵士樂全盛時期的哈林(Harlem)為背景，記錄黑人自南方鄉間遷徙到北方城市居住的一段歷史經驗，如同《摯愛》中暴力與凌虐的記憶不斷崇弄著黑奴，對在城市中努力追求新的生活和建造新的身份的黑人而言，城市所帶來的疏離感與內戰後白人所施加的創傷導致故事開始所發生的悲劇。《樂園》的時間則是設定在一九六零年代中期至一九七零年代中期，故事所牽涉到的歷史記憶則是十九世紀末奧克拉荷馬州全黑人城鎮(all-black town)的建立過程——一百五十八名黑人徒步從密西西比流浪到奧克拉荷馬以建立一個保護他們遠離種族主義傷害的城鎮，他們在旅途中不僅受到白人的欺凌也受到其他黑人城鎮的居民排斥，這段經歷的創傷與恥辱成為「璐比」(Ruby)這個黑人社群的共同記憶以及凝聚全鎮社群身分認同的力量。

本研究以《樂園》為主要分析對象的原因在於這部作品不同於以往的作品那樣強調歷史書寫與社群認同對於非裔族群的重要性，反倒突顯出過度強調歷史記

¹ 雖然莫莉森本人透露這三部曲事關於愛和愛過度激烈的表現(Krumholz, n. 3)，評論者 J. Brooks Bouson 將之稱為描述非裔經驗的三部曲(192)而 Nancy J. Peterson 則視之為歷史三部曲 (87)，筆者傾向後者的看法。

憶的書寫與社群身分認同所可能衍生的問題，而筆者認為這正顯示莫莉森對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作了新的省思。這三部曲雖然都涉及歷史記憶與身分認同的問題，然而莫氏在前兩部作品主要關注黑人記憶的散逸與歷史的流失，憂心遺忘(包含創傷記憶的潛抑)將造成黑人在文化與歷史上的無根狀態，但是在《樂園》一書中她卻更多呈現執著於歷史記憶所可能帶來的封閉性。正如彼得森(Nancy J. Peterson)所識，《摯愛》與《爵士樂》指出失憶(amaesia)與無歷史狀態(historylessness)的代價，但在第三部中她卻暗示，記得過去與重述歷史僅是解決非裔族群身分認同問題的方法之一(Peterson 97)。事實上，依筆者之見，莫莉森在本書中一方面呈現創傷記憶如何崇弄著個人與整個社群並且形成社群身分的一種標記，另一方面她卻也指出過度強調歷史記憶以凝聚社群身分認同所暗藏的危險，同時也揭露種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論述並非僅存在於白人社會，這使得這部作品的複雜度與深度遠高於三部曲中的前兩部。

在《樂園》這部小說中，莫莉森呈現黑人社群複製白人種族主義與父權意識形態的狀況，然而，此黑人社群的先祖所經歷的肇因於膚色的羞辱與創傷既是不能被符號化(symbolize)的真實(the real)所在，也是引發此非裔社群內部的意識形態論述的創傷核心。莫莉森在此部作品中延續她對非裔女性的關懷，再次以女性為主要敘述者，並呈現非裔女性在以非裔男性為主宰的社群中仍然承受心理與身體的創傷，特別的是，此次受害的女性不單包含非裔女性，顯示受此種族主義意識形態之害者超越其族裔身份，反倒是某類型的女性身份或處於某種位置的女性方淪為此非裔社群意識形態的受害者。本研究的目的除了探討歷史書寫、身份認同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連性外，也意圖釐清此意識形態所顯露的幻象與這些受害女性之間的關係，藉此進一步剖析此部作品的深層意涵。

三. 結果與討論

本研究論文分為下列部分來分層剖析《樂園》這部作品：第一部分處理創傷與歷史記憶的問題，特別是導致璐比鎮(Ruby)隔離主義與種族主義的歷史創傷；由於歷史創傷影響鎮民的集體記憶而該鎮的社群身分又是建立在集體記憶與歷史書寫上，第二部分處理小說中各個歷史書寫版本以及當中所涉及的意識形態論述，筆者在這部分也解析建鎮之父(the founding fathers)如何被神化、過去的歷史如何被賦予神話色彩並加以修飾以及其中所含有的社會幻象如何支撐鎮民的身分認同；在第三部分中，筆者則探討修道院的象徵意義以及鎮民與住在修道院的女人們之間的關係，而這些女人為何在璐比鎮的意識形態中被妖魔化、她們在社會幻象中扮演何種角色、陰性暢感(feminine jouissance)如何呈現以及為何被視為威脅等問題也一併被探討。

莫莉森的敘述方式經常環繞著某個創傷核心卻屢屢不切入此創傷事件，黑人

受奴役的整個創傷歷史斷斷續續地透過不同角色的敘述或回憶而呈現，「脫中心」(de-centering)、多音(polyvocal)與敘事中斷等手法使得小說中的歷史敘述一方面有別於西方白人固有的「以道為中心」的敘事模式(logo-centric narrative mode)，二來此類似說書(storytelling)的手法除了呈現一個有別於白人寫作傳統的文學形式外²，似乎更適於模擬創傷記憶那介乎遺忘與記憶的特質；誠如麥高文(Todd McGowan)所識，莫莉森的作品抗拒著詮釋也抗拒著普世化(universalization)(104)，筆者以為，這不僅是在抗拒白人主流價值與意識形態的收編，也是創傷的表現。³

《樂園》這部小說始於敘述者的那句「他們先射殺白人女孩」，這句話點出屠殺事件的發生並形成整個敘事創傷核心，讀者對於事件始末與原因要等到閱讀完九個以不同女性為名且以這些女性為中心意識所寫成的篇章之後才能窺知，但是對於小說一開始所提到的白人女孩的身份還是莫衷一是；此種延遲事件意義的建構以及迂迴倒敘的敘述手法與創傷記憶的特性若合符節，作品先以發生在修道院(convent)中五個外來女人遭到屠殺的事件作為開始，再以倒敘的手法交代這五位飽受創傷的女子先後來到這間修道院的緣由，同時帶入這個鎮的創傷歷史以及這個鎮上的內在衝突，讀者最後將發現，個別角色所經歷的創傷、鎮民的共同歷史創傷與修道院屠殺事件所造成的創傷環環相扣，而各個角色的回憶形成魏道善(Peter Widdowson)所謂的「同心圓的歷史」(concentric histories)(316)。

莫莉森在小說中無疑有意重讀黑人創傷歷史，以本書所提及之歷史事件或時間檢視，其涵蓋時間長達兩百年(1755-1976)，⁴ 當中特別關鍵的事件即 1870 年代的黑人遷徙運動(the Exoduster movement)，大批黑人向西遷往堪薩斯州與奧克拉荷馬州等地建立屬於自己種族的城鎮。「璐比」鎮上十五個家庭的先人(九個大家族與遷徙途中加入他們的黑人)在一八九零年離開密西西比，長途跋涉到奧克拉荷馬，一心想擁有屬於自己的安身立命的居所；途中所經之處，他們或遭到白人侮辱，或因他們衣衫襤褸膚色深黑而不被膚色較淡的黑人允許入住後者所建的城鎮，這個經歷被稱之為「排拒」(Disallowing)，此事件成為鎮民一個不可抹滅的集體創傷記憶及羞恥感的源頭—璐比鎮民的先祖們無法理解原本來自於白人的歧視竟會發生在同種族之間。

「排拒」這個創傷經驗以及其他來自白人的羞辱所造成的創傷影響了這些家族日後打造一個全黑人城鎮時所採取的分離主義態度，同時也影響了維繫此鎮認同感的意識形態論述。這些家族先是在奧克拉荷馬自己建立了一個黑人鎮—港鎮(Haven)，並且打造了一個社區公用的爐子(oven)，上面刻了一句箴言：「小心祂皺眉」(Beware the Furrow of His Brow)，一方面暗示他們乃是神所看重的選民，

² 在《黑人女性主義批評》(*Black Feminist Criticism*)一書中，克莉絲提安(Barbara Christian)即指出莫莉森的小說都具有說書者的口述技巧(the oral technique of the storyteller)(57)。

³ 然而，就《樂園》這部作品而言，麥高文卻認為，莫莉森運用不同的觀點為要彰顯一個隱藏的普世架構(the hidden universal frame)，此即享樂社會(society of enjoyment)所呈現的症狀(symptom)(105)。

⁴ 魏道善(Widdowson)在其文章中將書中出現的歷史事件列成年表(316-317)，並指出本部作品可謂為黑人版的美國文學。

凡欺凌他們的，須小心神的憤怒，另一方面卻也警告鎮民要小心遵行神的旨意。⁵ 這個爐子自然成了整個社群身分與記憶的象徵；在一九四九年這些先民的後裔為要遠離四周日漸腐化的環境而將鎮遷至僻靜的璐比鎮時，這個爐子被拆下帶走，然後重新在「璐比」被堆砌建造起來。然而經過二十多年後，因著歲月的磨痕，爐上的箴言因著字跡模糊而產生歧義，可以被解讀為「作祂的皺眉」(Be the Furrow of His Brow)，暗示著更多的主動性以及對神所在的位置的認同(McGowan 112)，這個解讀法正投黑人民權運動活躍份子之所好。雖然這個處在半隔離狀態的鎮一直抗拒與外界交流，年輕的一代不免對鎮的現況與未來有不同的看法，因而與堅持傳統的長老之間時有傾軋；鎮上的矛盾不僅表現在年輕一輩對象徵著社群認同的爐子的不尊重上，也透過鎮民對上面因年久而字跡磨損的箴言的不同詮釋呈現出來。

整個個「璐比」社群的記憶根植於被黑人同胞摒棄門外的「排拒」事件，掌握鎮上經濟命脈的摩根家族(Morgans)以及少數幾個大家族和元老擁有歷史的詮釋權，而以膚色為依據所形成的階級制度左右鎮上的權力分配與鎮民的地位—唯有因膚色深黑而被稱為「八石」(eight rocks)(採礦用語)的家族方享有鎮上精英的地位，凡膚色較淡或與鎮外人士通婚往來者均受到歧視或排擠；「排拒」事件所形成的歷史記憶以及當中所包含的恥辱和憤怒既成為凝聚這個社群的力量，卻也造成這個社群的封閉性。雖然「璐比」鎮的命名是為紀念一個間接死於種族歧視的非裔女子，此鎮卻是個典型的父權社會，其意識形態建立在少數幾個家族的男性族長對過去經歷反覆(選擇性)記憶和傳頌所形成的「官方歷史」之上，莫莉森在此指出記憶的另外一個面向：對某段歷史記憶的執著與單一的詮釋將使得這段記憶成為一種意識形態，其作用與白人單一化、排他的歷史書寫無分二致。誠如魏道善所指出(Widdowson)，這部作品在寓言的層次上(allegorical level)是整個美國經驗的歷史(325)，莫莉森用「建鎮之父」(the Founding Fathers)來稱呼當初帶領十五個家族遷徙的長老，有意呼應美國建國之父的說法，更加令讀者聯想到美國歷史。此外，帶領這十五個家族來到港鎮(Haven)的乃是摩根兄弟的祖父撒迦利亞(Zecharias)，他被稱為「大爸爸」(Big Papa)，其子被稱為「大爹地」(Big Daddy)，而一切關於撒迦利亞的回憶均在加添遷徙歷史的神話色彩，一切關於這段過去的「官方」歷史書寫均一再強化「父之名」(name of Father)。撒迦利亞這個名字的聖經典故是施洗約翰的父親，他在兒子出生時所發的預言乃是小說中鎮民意識形態中的「選民思想」與「本質論」(essentialism)的重要依據：

撒迦利亞，被聖靈充滿了，就預言說，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頌的；因他眷顧他的百姓，為他們施行救贖；在他僕人大衛家中，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拯救我們脫離仇敵，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來，就可以終身在他面前，

⁵ 麥高文(McGowan)即指出這句箴言代表符號父親(symbolic father)所訂下的禁令(prohibition)(110-111)。

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義事奉他。孩子啊，你要稱為至高者的先知：因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因我們神憐憫的心腸，叫清晨的日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裡的人；把我們的腳引到平安的路上。(路一 67-79)

這段預言裡提及神從大衛家族中興起拯救，帶領以色列人脫離仇敵的攻擊，正可滿足當時黑人尋求尊嚴與拯救的渴望，撒迦利亞的名字暗示著這樣的渴望以及對選民身分的認同，同時也暗示其子(「大爹地」)是個「行在主的前面，預備他的道路」的人。「官方歷史」中聖經典故的運用使得這批遷徙的先民們如同神的選民，這點在該鎮的聖誕劇中更為明顯(鎮民將約瑟與馬利亞尋找旅店的情節與先民的經歷結合，並且將旅店老闆描述成凶惡的白人)。

撒迦利亞的原名「咖啡」(Coffee, Kofi)說明他黑奴的身份，他原本有個雙胞胎弟弟名叫「茶」(Tea)，但在遷徙的途中他們受到白人的挑釁，以槍逼他們跳舞，「咖啡」拒絕了也挨了槍但「茶」卻屈服了，「咖啡」因此再也無法接納弟弟便與他分道揚鑣，從此兩人再無聯繫。咖啡改名撒迦利亞意味著改變身份和褪去過去的羞辱，但此改變卻包含骨肉分離的傷痛。在璐比鎮的官方歷史中「茶」被除名，不僅如此，日後鎮上居民不符合此鎮意識形態的價值判斷者也都悄悄遭到除名。以拉岡學派的語言來說，「璐比」這個社群的社會符號系統(socio-symbolic system)乃是環繞著一個創傷核心(trumatic core)建立而成的，此創傷即是「璐比」居民的先人在遷徙的路途中蒙羞受辱的經驗；莫莉森透過她慣常使用的多重觀點手法暗示，這些經驗的創傷真實存在過，但它們確實發生的經過卻已無法重現，鎮民們不斷重述的歷史記憶乃是鎮上少數握有權力的家族男性族長所敘述的版本。「璐比」的官方歷史控訴白人以及膚色較淺的黑人同胞施加在他們先人身上的羞辱，同時以二元對立的方式區分「璐比」社群與外來者，此段歷史也因此成為凝聚社群意識的「歷史教科書」。然而諷刺的是，在他們的歷史書寫中，他們複製了白人歷史中的種族主義，強調深黑膚色的優越性並且排斥任何膚色淺黑與血統不純粹者；不僅如此，此歷史書寫也消弭了女性，尤其是受虐婦女的聲音，更顯見璐比鎮歷史書寫中所呈現的意識形態與白人父權意識形態之間沒有差異。

皮區(Linden Peach)指出這部小說呈現各種與分離主義扯上關係的文類如通衢(the open road)小說與小鎮小說(small-town novel)(163)，此外小說中對於異教崇拜(cult)以及對於超越社會規範的事物的恐懼的描述也常見於 60 年代與 70 年代的烏托邦與反烏托邦文學當中(155)。這部小說的標題正暗示烏托邦，其所描述的璐比鎮也有著烏托邦和小鎮小說這個文類裡的社區所具有的封閉性與排他性，過去的創傷造就璐比鎮的隔離主義(isolationism)與分離主義(separatism)思想，使得鎮上的居民對於鎮外世界懷著恐懼與排斥感。璐比鎮強調種族純粹性的隔離主義(isolationism)或分離主義(separatism)主張以及充滿父權色彩的選民思想所構成的意識形態論述本就暗含烏托邦的視界(utopian vision)在其中，不僅因為

「璐比」先民的本意原就是要建立一個遠離白人種族歧視的桃花源，也因為此意識形態維持一個完整社會(Society as a Corporate Body)的假象。緣此，筆者援引齊傑克(Žižek)、薩蕾柯(Salecl)與史塔拉卡其思(Stavrakakis)等人的著作中以拉岡的觀點對意識形態與身分認同等議題的探討，以深入剖析作品中的意識形態論述。齊傑克將意識形態詮釋為支撐現實並形塑社會關係的「幻象構成物」(fantasy-construction)，其作用在遮蔽某個屬於真實層(the real)的創傷核心(*Sublime* 45)。齊傑克與拉克勞(Laclau)一樣將任何社會政治論述所無法涵蓋或解決的對立(antagonism)視為真實(the real)之所在，亦即符號化(symbolization)難以完成之處。作為「幻象構成物」，意識形態使主體沉溺在社會是個有機整體(organic whole)的觀念(Žižek, *Plague of Fantasies* 6)，如同幻象向主體保證完滿的境界是可以被尋獲的。⁶然而，幻象不僅具有烏托邦般完滿喜樂(beatific)的面向，同時也具有被害妄想(paranoiac)的面向(Stavrakakis, n.7, 150-3)。意識形態這個幻象構成物與暢感(jouissance)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誠如齊傑克所指出，意識形態均執著於某個暢感核心(“Every ideology attaches itself to some kernel of jouissance”)(*Plague of Fantasies* 50)。¹ 根據那修(Nasio)對大對體(the Other)與暢感間的關連的解釋，暢感的特點即是以絕對的性快感的形式為大對體所經驗，亦即大對體在幻象中扮演掌握暢感的全能角色(29)，而此幻象正也暗示暢感之取得原本就是件不可能的事。齊傑克據此指出，意識形態的作用一方面在提供一個掌握暢感的大對體，另一方面則是在拒絕承認(disavow)取得絕對暢感的不可能性(*Plague of Fantasies* 76)，在法西斯主義的意識形態論述之中，猶太人即是扮演竊取「暢感」的大對體，為社會的不完滿背負責難。意識形態文本利用幻象的作用替自己內部的矛盾自圓其說(*Sublime* 126)；既然完滿社會並非真的存在，在意識形態文本中，造成此境界無法達成的原因便被歸咎給一代罪羔羊，而此代罪羔羊的角色在父權意識形態論述中往往由外來者或女人來擔綱。對此，齊傑克最常舉的例子便是反猶太意識形態論述中的「概念上的猶太人」(conceptual Jew)往往被描述成竊取「暢感」的大對體。

「璐比」的想像社群(imaginary community)建立在他/我的劃分之上，鎮外的人是墮落的而鎮內的是正直的，鎮外的世界是腐敗危險的但鎮內是純淨安全的；更甚者，鎮外的世界存在著死亡的威脅而璐比鎮內卻不見死亡也因此葬儀業是不必要的存在。在此思維模式之下，鎮內年輕人「脫軌」的行為自然被認為是肇因於外界(含外來者如米思那牧師)的負面影響，而鎮內的世界若非有來自外界的威脅則會是一個完滿的社會。易言之，外界(Out There)與外來者乃是竊取暢感、造成不完滿的大對體，璐比鎮民將自身的空缺置換到此大對體上，以克莉絲蒂娃(Kristeva)的觀點來看，此大對體即是「對我們而言的陌生人」，也就是主體所不

⁶ 幻象之為物本是讓主體誤以為與母體合一的完滿狀態是其所失落並且必得再尋回者，與母體的分開所造成的心理缺口(lack)引發主體這個關於失落的完滿(lost fullness)的幻象(Stavrakakis 42-3)，而此幻象也包含合一的性關係(sexual rapport)這個觀念在內。齊傑克依據拉岡的名言「性關係不存在」而指出幻象基本上在演出合一的性關係的情境(*Sublime* 126)，拉克勞也根據拉岡這句話的本意將之改寫為他廣被引用的名言「(完滿)社會不存在」。

能接納的自身的一部份。修道院(the Convent)在地理上位於鎮外，以璐比的想像社群為中心來看，它處於邊陲之地，在象徵上，它代表鎮民所謂的「外界」(Out There)。這座修道院原本是一個侵占公款者(embezzler)所擁有的豪宅，裡面的裝潢極盡奢華與情色之能事，之後變成修道院，那些裝潢即便被拆除仍不免留下處處痕跡，麥高文(McGowen)即指出修道院兼含妓院的特徵(219, n.44)。事實上，莫莉森安排修道院的原始擁有人為一「侵占公款者」便暗示著不當得取財物(暢感)的意思，換言之，居住在修道院裡的人勢必要扮演竊取暢感的大對體。住在修道院的女人有著不同的種族背景，但無論在外界社會或是在璐比鎮均是弱勢中的弱勢；她們背負創傷流離失所，不約而同地在修道院尋得庇蔭。然而對璐比鎮民而言，這些女人迥異於鎮民的言語行止卻是代表僭越與腐敗。

在父權意識形態中，女人往往扮演著代罪羔羊的角色，常以紅顏禍水(*femme fatale*)之姿出現在幻象情境(*fantasmatic scenario*)。幻象的烏托邦面向賦予女人「替母」(*surrogate mother*)的表相，而其被害妄想面向則將「母物」(*das Ding*)所表徵的過度暢感(*excessive jouissance*)投射到女人身上。根據拉岡的理論，陰性暢感(*feminine jouissance*)非父權以陽具為中心的符號系統所能掌握或理解的一相對於陽具暢感(*phallic jouissance*)，陰性暢感被排除(*forclosed*)在與語言之外，並且與性無關(*asexual*)，不受制於符號系統的陽具法則(Salecl, "Doubled Partners" 313; Bronfen 179)；陰性暢感在父權文化的表述(*representation*)中乃是謎樣神秘的情態，與原初和母體合一的暢快享樂之感(*enjoyment*)相關，既吸引主體也是主體所必須抵禦的(Bronfen 179)。所謂的「紅顏禍水」其實是個幻象，代表著一種不可能的欲力(*impossible libidinal power*)，其陰性特質(*femininity*)以及其所隱含的陰性暢感既吸引男性也威脅男性的身分(Žižek, *Plague of Fantasies* 51; Salecl, *(Per)versions of Love and Hate* 71)。她的欲望與享樂超越陽具法則所能領略，故而在幻象中她的享樂被認為是奪自父權體制下的權威人物，彰顯出陽具法則本身的不足之處(Bronfen 178)。因此，紅顏禍水這個幻象是父權社會的產物，它做為被歸咎的對象其實也暴露出「性關係不存在」以及父權社會符號系統(*socio-symbolic system*)架構下的男性身分的不穩定狀況(Žižek, *Enjoy Your Symptom* 67 n.39, 149, 156)。

住在修道院中的五名外來女子便是扮演著代罪羔羊的角色，承受「璐比」這個父權社群對社會的脫位狀態(*dislocation*)的指摘，⁷ 在鎮民的想像中，她們持有非男性鎮民所能理解與忍受的神秘暢感，麥高文(McGowen)即指出此即陰性暢感(*feminine jouissance*)。修道院在地理上位於「璐比」的邊陲地帶，在象徵上，它代表裡頭居住者被邊陲化的身分與處境，因為住在修道院中的五名女子非但均來自外地，不屬於「璐比」的任何家族，即使在外地，她們也是社會與家庭暴力下的犧牲者。從「璐比」鎮民的眼光看來，她們的行為舉止暗示著縱欲與邪惡。此外，這五人不全為黑人—莫莉森透露五人中有一人是白人，卻沒指明是

⁷ 筆者在此處與評論者 Todd McGowan 的觀點相仿，後者同樣以拉岡學派特別是齊傑克的角度指出住在修道院中的女人對「璐比」鎮的男人而言是持有陰性暢感的紅顏禍水(McGowan 104-120)。

哪一位，另外扮演著保護者角色的康索菈塔(Consolata)則是混血兒。相對於「璐比」強調血統純粹性的父權種族主義意識形態論述，修道院所呈現的是充滿母性特質的異質文化；修道院周圍種植農作，自給自足也販售給鎮民，這種不需依靠男人勞動力與不受父權規範的自給自足狀態，正是陰性暢感的表徵，從「璐比」社群父權的眼光看來無疑是種威脅——此陰性暢感所代表的陽具控制之外的完滿狀態對照出男性主體的空缺所在，威脅陽性特質(masculinity)的完整性，因此住在修道院中的女人在璐比社群內部發生矛盾時不免被妖魔化，甚至遭到屠殺。

莫莉森在小說中留下許多無解的疑問，例如最先遭射殺的白人女性的身分，屍體的消失之謎以及故事結尾中理應已身亡的四個女人各自出現在不同的地點與親人相遇並取得某種形式的和解，這段描述究竟是夢是真？對此，評論者莫衷一是。這些疑問彷彿成為敘事結構上的黑洞，既促進敘事的進行，同時也阻礙敘事的流動；易言之，這些黑洞乃是真實(創傷)所在之處，造成符號化過程的撲跌磕碰。這部小說裡種族與性別顯現是難以符號化的內部矛盾(antagonism)，亦即齊傑克所認為的真實之所在，而此內部矛盾導致悲劇發生也連結之前各個人物所經歷的創傷；莫莉森的敘述方式再一次模擬創傷回憶的模式，且藉由各部份以不同角色為敘事意識中心的手法呈現多元的觀點，抗拒單一的、絕對的歷史書寫觀點，如同戴衛森(Rob Davidson)所言，莫莉森所反對的乃是單一且獨裁的歷史書寫。在這部小說中，作者即安排了鎮上的女性歷史老師派翠莎(Patricia)暗中書寫一個有別於官方版本的歷史，對鎮上族長們所守護的歷史記憶提出質疑。然而，筆者認為，呈現一個多元的歷史觀點並藉此使被壓抑的歷史得以有顯現的契機固然是莫莉森長久以來的觀念，在本書中她還探討了回憶的本質。璐比鎮的族長們的記憶並非《摯愛》書中所描述的「重憶」(rememory)，後者是指創傷記憶非自主的閃現。⁸ 根據拉岡的觀點，創傷所在之處乃是言語潰散之處，而記憶的作用乃在不記得創傷，由此可知，以語言細訴的記憶反倒是在獲取確定感並鞏固主體在社會符號系統中的身分(Salecl 86-7)，「璐比」被強化的歷史記憶與書寫即在深化所有居民的身分認同感以及整個社群的完整性。相對於此種歷史書寫的，除了派翠莎意圖完成的「稗官野史」之外，便是書中多重觀點的敘述和幾位女性角色宛如透過心眼所見的異象(vision)，而上述幾個無解的疑問似乎暗示著在記憶與歷史書寫上總有未能全然被解釋或符號化的部份，同時也抗拒著被歸納、推理、表述的可能。

《樂園》這書名所隱含的意義是另一個引發討論的議題，如前所述，此標題暗示一個烏托邦社群的存在，但內涵卻極具反烏托邦(dystopia)的色彩，似乎作者對於「樂園」這個概念持有批判的態度，而在她與馬可仕(James Marcus)的訪談中，她也確實提及樂園這個概念背後的選民思想是狹隘的(引自 Romero, 419)。然而在她的小說中，她似乎暗示另一種樂園的存在：在故事的結尾裡，原本被射殺的幾個女人與親人相見，並且與創傷的過去達成和解，不僅令自己也令親人得

⁸ 關於「重憶」的詳細分析，請參見拙文〈潛抑的返回：論莫莉森的小說摯愛中記憶圖像與歷史救贖〉《英美文學評論》第六期(2003年11月) pp. 35-76。

著心靈上的治療或救贖。所謂的「樂園」在莫莉森而言，並非一個存在於地上的社群，而是在精神上全然得著釋放、自由與醫治的狀態。

四.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以拉岡學派的意識形態批判論述分析《樂園》這部小說中創傷、記憶與歷史書寫間的關係，並探討小說中法西斯意識形態及其幻象與身分認同之間的關連性，而在本部作品的研究上，雖不乏針對創傷記憶、歷史書寫與社群認同等層面的討論，但少見以一以貫之的理論剖析當中的心理成因，特別是屠殺事件與鎮民過去歷史之間的相關性，而這正是筆者在本研究所作的努力。本研究分析這部作品如何呈現意識形態論述中的被害妄想性幻象，以齊傑克等拉岡學派學者的意識形態批判審視之，小說中璐比鎮的法西斯論述的本質以及其與該社群身分認同間的關係更可以得到深入的詮釋，同時藉由拉岡學說中關於陰性暢感的論述也將更能了解修道院中的五名女子之所以淪為代罪羔羊的心理上的結構性因素。此外，本研究方法得以剖析小說中所呈現的紅顏禍水幻象與陰性暢感在父權文化與意識形態論述中所代表的心理意涵。

五. 主要參考文獻與報告內容所引用書目

- Adamson, Joseph. *Melville, Shame, and the Evil Eye: A Psychoanalytic Reading*. Albany: State U of New York P, 1997.
- Brofen, Elizabeth. "Noir Wagner." *Sexuation*. Ed. Renata Salecl. Durham: Duke U. P., 2000. 170-215.
- Bouson, J. Brooks. *Quiet As It's Kept: Shame, Trauma, and Race in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0.
- Carmean, Karen. *Toni Morrison's World of Fiction*. Troy: Whitston, 1993.
- Caruth, Cathy ed.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 P., 1995.
- Christian, Barbara. *Black Feminist Criticism*. New York: Pergamon, 1985.
- Cornier, Magali. "Re-Imagining Agency: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6.4 (2002). 643-62.
- Cowart, David. "Faulkner and Joyce in Morrison's *Song of Solomon*." *Toni Morrison's Fictio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Ed. David L. Middleton.

-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 Dalsgard, Katrine. "The One All-Black Town Worth the Pain: (Africa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the Critique of Nationhood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5.2 (2001) 233-49.
- Davidson, Rob. "Racial Stock and 8-Rocks: Communal Historiography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47.3 (2001): 355-73.
- Davis, Christina. "Interview with Toni Morrison." *Toni Morri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 Ed. Henry Louis Gates, Jr., and K. A. Appiah. New York: Amistad, 1993. 412-20.
- Fultz, Lucille P. *Playing with Difference*. Urbana: U. of Illinois P., 2003.
- Furman, Jan. *Toni Morrison's Fiction*. Columbia: U of South Carolina P, 1996.
- Glaude, Eddie S. "Exodus and the Politics of Nation." *Race Consciousness: African-American Studies for the New Century*. Ed. Judith Jackson Fossett and Jeffrey A. Tucker. New York: New York UP, 1997. 115-35.
- Gubar, Susan. *Racechanges: White Skin, Black Face in American Culture*. New ork: Oxford UP, 1997.
- Harding, Wendy and Jacky Martin. *A World of Difference: An Inter-Cultural Study of Toni Morrison's Novels*. Westport: Greenwood, 1994.
- Harris, Trudier. *Exorcising Blackness: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Lynching and Burning Rituals*.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84.
- _____. *Fiction and Folklore: The Novels of Toni Morrison*. Knoxville: U of Tennessee P, 1991.
- hooks, bell. "Representations of Whiteness in the Black Imagination." *Black Looks: Race and Representation*. Boston: South End P, 1992. 165-78.
- Jones, Bessie and Audrey Vinson. *The World of Toni Morrison: Explorations in Literary Criticism*. Dubuque: Kendall/Junt, 1985
- Krumholz, Linda J. "Reading and Insight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6.1(2002). 21-35.
- Lacan, Jacques.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Book XX, *Encore 1972-1973: On Feminine Sexuality: The Limits of Love and Knowledge*. Ed. Jacques-Alain Miller.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Norton, 1998.
- . *Écrits: A Selection*. Trans. Bruce Fink. New York: Norton, 2004.
- McGowan, Todd. *The End of Dissatisfaction? Jacques Lacan and the Emerging Society of Enjoymen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4.
- Middleton, David L. *Toni Morrison's Fiction: Contemporary Criticis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 Morrison, Toni. "The Site of Memory." *Inventing the Truth: The Art and Craft*

- of *Memoir*. Ed. William Zinsse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7. 103-24.
- . *Beloved*. New York: Knopf, 1987.
- . “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 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28.1 (1989). 1-34.
- . *Playing in the Dark: Whiteness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 P., 1992.
- . *Jazz*. New York: Knopf, 1992.
- . *Paradise*.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98.
- Nasio, Juan-David. *Five Lessons on the Psychoanalytic Theory of Jacques Lacan*. Trans. David Pettigrew and François Raffoul.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2.
- Page, Phillip. “Furrowing All the Brows: Interpretation and the Transcendent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5.4 (2001). 637-40.
- Peach, Linden. *Toni Morris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 Peterson, Nancy J. *Against Amnesia: Contemporary Women Writers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al Mem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 Read, Andrew. “As if word magic had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ourage it took to be a man”: Black Masculinity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9.4(2005). 527-40.
- Romero, Channette. “Creating the Beloved Community: Religion, Race and Nation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African American Review*. 39.3 (2005). 415-30.
- Salecl, Renata. *(Per)versions of Love and Hate*. London: Verso. 2000.
- . “Love and Sexual Difference: Doubled Partners in Men and Women.” *Sexuation*. Ed. Renata Salecl. Durham: Duke U. P., 2000. 297-316
- Samuels, Wilfred and Clenora Hudson-Weems. *Toni Morrison*. Boston: Twayne, 1990.
- Stavrakakis, Yannis. *Lacan and the Political*.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Tally, Justine. *Toni Morrison's (Hi)stories and Truths*. Hamburg: LIT, 1999.
- Widdowson, Peter. “The American Dream Refashioned: History, Politics and Gender in Toni Morrison’s *Paradise*.”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35.2 (2001). 312-335.
- Žižek, Slavoj.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New York: Verso, 1989.
- . *Enjoy Your Symptom! Jacques Lacan in Hollywood and Out*.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 *The Plague of Fantasies*. New York: Verso, 1998.
- . “The Seven Veils of Fantasy.” *Key Concepts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 Ed. Dany Nobus. London: Rebus Press, 1998. 190-218.
- .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er of Political Ontology*. New York: Verso, 1999.
- Yukins, Elizabeth. “Bastard Daughters and the Possession of History in *Corregidora* and *Paradise*.”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8.1 (2002)